



刚刚解冻的白浪河，
清快地，轻轻地向北流淌，
如同春风牵动的的丝绳，

它把大海当成风筝了，
先飞起来的，
却是片蓝蓝的天空。

潍坊滨海开发区欢乐海滩。
眺望渺远天空下的渤海湾，诗人
孔德平轻轻吟出这几句，诗意便
如清新的海风一样扑面而来。

滨海十年的发展也恰如一飞
冲天的风筝，白浪河摩天轮、欢乐
海沙滩、蓝色畅想雕塑、城市艺术
中心，就是一笔一笔在这只风筝
身上涂就的五光十色。

不愧是著名诗人孔孚之子，
让我们不得不信，诗歌的基因一
脉相承。孔孚先生的山水诗空灵
纯净，语言上讲究极致，追求无
爪的远龙境界。

比如，《大漠落日》：圆/寂
再比如，《春日远眺佛慧山》：
佛头/青了
而孔德平老师对文字看似宽
容，实则更加苛刻。佛头/青了后
面原本还有两句：颈顶的智慧/长
出芽来了吗？他说，删去后，想
象空间更大。

“吹三千灵窍/善写狂草/似乎
有些孩子气/摸一下佛头就跑”，
他却认为“似乎有些孩子气”不应
删去。给小孙女念《夏日青岛印
象》，“青岛的风/玻璃似的/人游
在街道上/像鱼”，小孙女提出，
人游在街上就可以，不必街道，他
认为极对。

字字计较，加加减减，只为了
丰富、大有、至于“无限”。

登上世界最大的无轴摩天轮
“渤海之眼”，才思也随之攀升，
什么“轮”之乐，时来运转，大
家的打油一首接一首，且看孔德
平老师不愧不忙：天看是天眼，
地看是地眼，正睹新城美，日月
轮流转。

看大海，让狭窄变得宽阔。孔
老师说，这海水，它以前是咸的，
因为太多的眼泪，千百年的盐碱
荒滩，老百姓日子苦啊，而今这
里成了乐园，海水依然是咸的，
那是因为建设者的汗水在里面。
好的比喻，既是写实，也是象

征。

像这句，“小溪不紧不慢爬过
石板路，哼着曲儿滑入下面的潭，
犹如娃的笑声从滑梯上滑落。”

一个好的比喻，你想不产生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都难。

说到这，不能不提现代文学
史上两位大师，一位是钱锺书，另
一位是张爱玲，皆是意象高手。

《围城》里，形容饭菜不可口，
“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
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潜
伏在水里。”形容不情愿的吻，“这
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
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
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
见证人宣誓时嘴唇碰一碰《圣经
》，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
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
而远之的亲近。”

这种把本体、喻体的距离拉
长的比喻，算是“长途运输”。

而不按常理出牌的张爱玲，
从反向出发，喜欢“以实写虚”。
18岁的她就在《天才梦》的结尾
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
满了虱子。”她就是要将人生的残
缺与伤痛以及人性的亏与欠指给
我们看。

“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
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
悄地往上爬。”形容等人时的心
情。

用更近更实的对象比喻很空
很大的事物，取得陌生化的效果。

无论如何，在一个写作者的
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
觉、味觉可以彼此打动、眼、耳、
舌、鼻、身各个领域可以不分界
限。颜色会有温度，声音会有形
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会有锋
芒。

所以有人的文字是视觉型的
，善于场面的描述和调度，而有
人是听觉型的，文字情绪里的变
化如同音乐，你的呢？

忽然想到一句，“风来花底鸟
语香”，这个句子很不讲理，但
是娇媚动人。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右手的命运

□ 李代金

尽管右手和左手都是手，但是
右手一直羡慕嫉妒恨左手。常
常都是这样，右手干活的时候，
左手却袖手旁观。比如吃饭，
右手忙着夹菜，可是左手呢，有
时端端碗，有时连碗也不碰一下。
比如写字，右手忙着写字，可是
左手呢，有时按着本子，有时连
本子也不碰一下。再比如玩手机，
右手手指忙个不停，左手更是一
动不动。右手为自己的命运打抱
不平，觉得是左手亏欠了他，于
是决定报复左手。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右
手握刀，左手拿菜。切菜的时候，
右手一刀下去，砍了左手一刀。
左手躲得快，但还是受了伤，直
流鲜血。右手见了眉开眼笑，觉
得这样真好。可是左手呢，可是
右手万万没有想到，受了伤的左
手受到了更好的待遇，整天啥也
不干，就是连洗脸也不动一下手。
右手很愤怒，后悔没有一刀砍掉
左手。后来，右手一直在找机会，
但左手防着右手，再也不给他机
会了。

右手当然不会放过左手，他想
既然在左手身上找不到机会，那
就从自己身上找机会吧。于是有
一天吃饭的时候，右手就罢工了。
当然，罢工得有罢工的理由。右
手突然抖了起来，还抖个不停，
似乎连一点力气也没有。这样一
来，他别说拿筷子夹菜了，就是
连筷子都捏不稳。抖啊抖，一抖
筷子就掉下去了。可是还得吃饭，
于是拿筷子的任务就交给了左手。
尽管左手不习惯拿筷子，但他接
下了任务。

那天，右手看着左手一直忙
着夹菜吃饭，他眯了眼，觉得这
样真好。于是后来写字的时候，
右手又罢工了工，他抖啊抖。当
然，写字的任务就只好交给了左
手。尽管左手捏笔捏得很辛苦，
写字写得很辛苦，尽管左手开始
的时候也有怨言，但是他却毫无
办法，只好完成了写字的任务。
完成任务后，右手还没来得及休
息，又接受了玩手机的任务。左
手既要拿稳手机，手指还要按个
不停，真累啊。

左手发现右手在一边幸灾乐
祸，知道这是右手在报复他，他
也就对右手有了恨意，但是他知
道，他不能也去砍右手一刀，砍
右手一刀，那自己就要干更多的
活儿，自己会更累。他希望右手
快点好起来。只要右手不抖了，

他就可以休息了。于是左手开始
抚摸右手，抚摸了一会儿，右手
还是抖啊抖，于是左手又按摩右
手，按摩了一会儿，右手还是抖
啊抖。左手无能为力。那天，右
手抖了一整天。

第二天，右手没有抖了。于是，
他又拿起筷子吃饭，他又忙个不
停。右手明白，只要他不抖，他
就会像从前一样忙个不停。他当
然不想忙个不停，他想过轻松的日子，
于是他又故伎重演，又抖了起来。
当然，一抖就什么也干不了，于
是本该他干的活儿，统统交给了
左手干。左手干活挺累，但是看
到不停抖动的右手，又觉得其实
右手也不容易，右手病了，就让
左手休息吧，于是他不辞辛劳地
干活。

右手知道，他要想什么活儿
也不干，那就得不停地抖，每天
都得抖。于是此后的日子里，右
手总是抖个不停，当然，他也就
什么活儿都不用干了，甚至得到
了最好的保护和护理。当然，左
手成天忙个不停。忙个不停的手
越来越灵活，比从前的右手还灵
活。虽然灵活的肯干的左手不时
得到表扬，但是因此，他也就得
到了更多的活儿。当然，他也就
不可能像右手一样得到最好的保
护和护理。

右手看着左手成天忙个不停，
觉得自己太聪明了，自己是世上
最聪明的手。正因为自己聪明，
才改变了辛苦的命运。可是右手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发生了。有一
天，主人去了医院，看了医生，
医生检查了右手说，右手已经废
掉了，必须切除。右手听说要切
除自己，连忙喊道，我没有废掉，
我是最聪明的手，是最能干的手，
你们不能切除我！医生说，如果
不切除右手，那就等着把左手一
起切除吧！

主人为了左手，同意了医生的
意见。右手哀求主人，请看在他
过去的功劳上，不要切除他。但
主人不为所动。于是右手被切除
了。右手切下来的时候，他看了一
眼左手，他哭了，哭得撕心裂肺，
肝肠寸断。他明明是在报复左手
的，没想到最后没有报复到左手
不说，反而为了保全左手，丢掉
了性命。左手也哭了，为右手哭
了，他埋怨自己从前不该逞能，
不该接下所有的活儿，不该让右
手废掉了。



人在旅途

非偶遇或者初遇。

几年前，热心的友人便多次推
介，伴我同游。当时虽觉不错，但
总不如今日这般好。

虑我腿脚乏力，老孟先买了观
光车票。车子漫步在林荫道上，
边走边看，走走停停。

路边红红绿绿，竞相“投怀送
抱”。好友好景，忍不住游兴大
发。这辈子走了那么多路，头回
嫌短盼长。

适逢新雨后，湿地愈发绿得耀
眼。小溪不紧不慢爬过石板路，
哼着曲儿滑入下面的潭，犹如娃
的笑声从滑梯上滑落。水不算深，
沙石尽现。细细的水草，小小的
游鱼，柔柔地相互引逗。

想冲冲脚，又怕脏了水。洗手
吧，干净手，和水里的手握手。

好客的潭免费留影。无需相机，
手机也免了。底片荡漾于潭心，
不麻烦人工再去冲洗。潭南侧
闪出大片湖水。



流年碎笔

那时我与这座城市都还年轻，
阳光正从泡桐树的缝隙里哗啦啦
泼下来，我披了一身晃动的光斑
蹲在旧书摊前，捧着一本书走进
了另外一个世界，身后沸腾着喧
嚣的马路与我无关，头顶高楼大
厦的阴影也与我不关，与我无关
的还有旧书摊的主人。在旧书摊，
那些书可以随便翻，三三两两
的人围在旧书摊前，让时光看上
去是那样慵懒与悠闲。

我往往在旧书摊前蹲到很晚，
直到夜幕降临书摊的主人开始收
摊，静静地把我手中的书收走。
旧书摊实在算不上城市的风光。
马路牙子上边一地的凌乱，风把
满地的书页翻起来，哗哗作响。那
些盗版的武侠与野史堆砌码放在
一起，像儿时粗陋的舞台正在上
演蹩脚的杂剧。但我觉得，一个
有旧书摊的城市，才显得亲切，
因为那时这座城市我还很陌生，
肯接纳我的除了旧书摊似乎没
什么更合适的场所。

我有满满几大橱子书，对我来说，
阅读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倒
不如说是消磨孤独的方式。我的
阅读太寒酸了，那些被我从旧书
摊上买来的书本来就破碎不堪，
又被我用胶水和胶布粘了又粘，
补了又补。它们摆放在书橱里，
更像一截卑微而破旧的时光躺
在那儿，蒙满了岁月与往事的尘
埃。

我的大学生儿子从来不动我的
那些书，你不得不承认，书是有
时代期限的。90后理解不了“山
药蛋派”的乡村，也很难接受“
伤痕文学”里的悲情。可能是基
因遗传，儿子也喜欢书，但他从
不逛旧书摊，他逛的是书店和豪
华超市里的书架。

我总是毫不犹豫把儿子喜欢的
书买下来，从全套的《格林童
话》到《哈利波特》，再到东
野圭吾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儿
子的书橱里一派“洋风”劲吹。

但我依然喜欢逛旧书摊，从没
觉得旧书有什么不好。当年在农
村，我们村只有一本叫《林海雪
原》的书。那本书连封面都没有，
甚至缺了好多页，据说村支书上
厕所或者卷旱烟的时候经常想起
这本书，到后来还是被村里识字
多的人拯救了，不知是谁用水泥
袋子那种牛皮纸给这本书做了个
封面，上面布满了全村人的手印
与唾液，甚至苍蝇爬。但这些毫
没有妨碍我在小油灯底下看得津
津有味。

我经常跟儿子说：“书犹药也，
善读可以医愚。”它更像感冒药，
贵的与

“已经离出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啊。”“不知道是怎样美丽的呢
——世界。”“真想早点看看呀。”
“就是到了外面，也不要忘记这
一处，相互间在此一英中长大，
要继续友善呀。”

然后，它们就各分东西了。
“嗯。”
“一天的午后。“啪奇——”奇
怪的一声响后，豆荚爆开了。豆
子们捂着耳朵滚到地上。

然后，它们就各分东西了。
“嗯。”
“一天的午后。“啪奇——”奇
怪的一声响后，豆荚爆开了。豆
子们捂着耳朵滚到地上。



同心传译

还活着的鲈鱼
有个人，一大清早起就海边甩
抛竿钓鱼。怎么着也钓不上一条
来，正想着是不是算了，是不是
算了的时候，一条大家伙上钩了。

是鲈鱼。
可是也不见得那个人有多高兴，
他急急忙忙拎着鱼，起身要回去。
这时那条鲈鱼突然开口说：“小
哥，你要带我去哪里？”
鲈鱼还活着。

“呃！带去给母亲。母亲如今
稍染了些病气。”口里是这样说，
心里却“抱歉、抱歉”，里面有一
双手不住地在合十。

鱼说：“反正也是要被吃，有
如此孝心的人，能入他母亲之口，
也是幸事。”于是高兴兴怀了
就死的心，闭了眼，再也没睁开。

荚中豆
豆荚里有五粒豆。五粒豆亲密
无间。今天呢，也是和美美在一
起说话。

弧形的水线把视线牵得很远。
对岸若无形群和高树拦截，那水
波也许会一直绿到天上。

远处有船，看不大见动。近
处有木质码头，码头旁有只半沉
的舟。“沉舟侧畔”，我停下来
瞅了好大一会儿。它是怎么沉的
呢？湿地不是大江大河，这处城
中园也基本风平浪静，它怎么会
沉呢？

我建议不要打捞它。这只“沉
舟”是湿地唯一让我沉思的景。

被雨洗过的天，也蓝得可爱，
但不能仰望太久，眼受不了，脖
颈也酸。换一种方式吧，俯视的
感觉，受用得多。在湿地自由地
水底观天。天让我观成帐篷，爱
美的云，半动不动地把一朵朵洁
白绣在上面。

帐篷、帐篷。
突然冒出在此住一晚的冲动。

像小时候，在家乡的河滩上，
席沙而卧，听水声，数星星……
还有个像家乡的地方……
十几年来，我一直想去纳木错看
看，愈

老愈甚，想得心疼。疼出了病，
自然更难成行。此时，这片伸手
可抚的绿让我暂时忘了那片蓝……
沙化的心境泛青，半日游已尽
兴。剩下的半日，友人们打猎沿
白浪河水库大坝西行，去那里的
玫瑰园看玫瑰花，饮玫瑰酒，吃
玫瑰饼。

今宵有梦，也该是香的甜的。
我甚至还想，如果把湿地之水和
鸛都湖、白浪河并流，游人便可
乘舟北下。过“奎文阁”，过“
亚星桥”“通济门”，然后经北
辰湿地和滨海新区入海。

幻想变现，我也不去游江南了。
其实江南也在眼前。车子行驶
中，那片叫“江南忆”的园林便
在路边等候了。迎故人吗？也许
是，也许不是。我该算是老友。
记得园子初建时，友人诚邀我先
睹，并约好了选个风清月明夜，
来园里品茶，聊天。晒了，席地
而眠，再在“江南忆”里梦一回
江南。

逛旧书摊

□ 刘玉林



包装好的未必有几毛一包的小
药片疗效更好。旧书有旧书的好
处，它们就像被人遗忘的一摞摞
信件，散佚在角落里，揭开蒙尘，
你又会看到许多动情的诉说。许
许多多个书摊又像潮退的沙滩，
一个经常逡巡在书摊边上的人会
发现许多贝壳，总会挑一枚最好
看的，涮洗一下泥沙，静静地欣
赏那份斑斓的精彩。谁会在意一
本旧书最初的主人是谁呢？有些
隽秀的字迹遗留在扉页与字里行
间，像许多神秘的故事带你穿越
时间的幽邃。同样一本书，会有
不同的双手与情怀在抚摸，书成
了漂流在人海中的心情密码，你
能解读的只有书籍本身，而不知
道书与主人们有什么样的情愫缘
分。

我在旧书摊上找到了陀斯妥耶
夫斯基，找到了司汤达，找到了
王小波与戴望舒，我用极其便宜
的价格把他们请到家里，就像用
粗茶淡饭招待高贵的客人。我把
他们像神灵一样摆放在我的书橱
里，有旧书摊上请来的这些大神
撑腰，忽然觉得自己有了底气。

有次我在旧书摊上忽然就发现
了两本小破书，出版与印刷年代
都够久远的，一本是清人笪重光
的《画筌》，一本是当代山水画
大师钱松喙的《砚边点滴》，这
两本书只是听说过名字，网上和
书店里都没有。现在书店里经营
的书，不是考试的教材就是成功
人士的秘笈，那些人文类的书籍
静静躺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我发现它们时激动地心口怦怦
直跳，我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动
声色，漫

不经心地翻动着一本文学杂志，
我在想怎样避免让书摊大叔宰我
一刀，一个劲地跟他砍着这本杂
志的价格，到最后我跟老板说不
便宜也行，你再给我搭两本小破
书……书摊老板看到我把那两本
小破书放在一起，满脸的不屑，
痛快地说

了句：拿走……那一刻我在想，
我的这份狡黠到底是来自于长期
的阅读，还是多少次与书摊老板
的交锋？我想我的人生当中第一
应该感谢书，也应该感谢书摊老
板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摊在我
这个城市变得很少甚至完全不见
了。只要需要书，似乎没有从网
上买不到的。有天晚上，我们小
区的广场上

一对年轻的夫妇摆起了书摊。不
由得一阵兴奋，我上前扒拉一阵
却又是莫名地失望，都是些装帧
豪华的畅销书。我把他们像神灵
一样摆放在我的书橱里，有旧书
摊上请来的这些大神撑腰，忽然
觉得自己有了底气。

有次我在旧书摊上忽然就发现
了两本小破书，出版与印刷年代
都够久远的，一本是清人笪重光
的《画筌》，一本是当代山水画
大师钱松喙的《砚边点滴》，这
两本书只是听说过名字，网上和
书店里都没有。现在书店里经营
的书，不是考试的教材就是成功
人士的秘笈，那些人文类的书籍
静静躺在角落里无人问津。

我发现它们时激动地心口怦怦
直跳，我努力让自己表现得不动
声色，漫

当作爱的天使，和平的象征来着。”

“怎样呢？”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
“然后呢？”
“那是无视天条。”
“这样啊，可能也算是，但是我
饿，所以要吃。这便是自然。也
是权利。”
“呃！”
“用不着那样吃惊。这便是，万
物活在这世上的保证。”

“是啊。”
“那么，你如今，却为何要取我
这无辜者的性命？”<